

Circle

●

彷彿兒時玩的萬花筒，轉動筒身，就能從底端圓孔窺視到目不暇給的繽紛花樣。她的視線從注視許久的洗衣機面板移開，透明玻璃那頭的麻花彩捲隨即消失眼簾，她用力搓摩著臉，像平常揉麵團那樣，乾癟的臉掃出一堆皮屑，魚尾紋盡頭的太陽穴隱隱痠疼，拇指落下反覆重壓，觀察半晌還是不明白有什麼好看？

隔壁鄰居的貓從陽台外緣的屋瓦漫步過來，輕功一施縱身上欄，在十公分寬的立足處伸了個長長懶腰，然後伏趴下來眯眼睨著她，像在嘲笑她剛才舉動，大概發現她無心理睬，意興闌珊拖著影子走了。

洗衣槽停止運轉，嘩啦嘩啦的水聲帶走滿機髒汗，像遊樂園的旋轉木馬時間終了，七彩駿馬、南瓜造型馬車通通失去電力緩緩靜止，乘客不捨離開，若要再搭乘只能重新買票。也許觀賞萬馬奔騰比拴束馬上來得有趣。她曾經陪兒子佇立在環形圍欄外看了半小時，彩色木馬流動成旖旎的河好似輪轉的幻燈片，一幕幕播映隱喻深奧意義的密碼，除了兒子，無人能破解。

屋內傳來聲音，她從對開窗簾的縫隙往內瞧，作息如常，兒子晨起後依例像音樂盒上被旋緊發條的陶瓷娃娃，非得將發條逆向轉到底才會停止轉圈圈。

「早安！趕快去刷牙，準備出門囉！」她精神奕奕向兒子問好，總是如此，發出的聲波隨即像失去訊號被吸入空氣，沒有得到任何回應。兒子的世界自成一格，意識猶如深海，他獨自泅泳其中，幽深水域也許多采多姿精采迷人，卻無人與他共享這片美麗。而她就是他與這世界的橋樑，她必須時時刻刻抓住他的眼神，盡可能提醒他浮游上岸。

●

「老師說你很棒，要繼續保持下去喔！」她牽著兒子的手從醫院走出來。柏油路旁繫了黃絲帶，成排計程車停靠路邊，司機坐在駕駛座等候乘客上前打破狩獵的乏味，等得不耐煩的便下車吞雲吐霧或隨便找人聊天，誰都好，反正只是想消磨多出來的時間。

以前趕時間時，只要隨便站到路邊，立刻會有機警司機把車放慢滑行過來，待她水袖一招，生意上門。辭職後已經不需要趕時間了，她的日子和兒子畫上等號，時間開始演繹慢動作美學，沒有高潮迭起、沒有劇力萬鈞，流水帳一般寫壞的日記，今天複製昨天，明天抄襲今天，千篇一律，她很好奇評語是什麼？

出醫院左轉，過條林蔭大道就是城市著名的觀光景點——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書店。她有時會帶兒子去那溫習快要遺忘的書香與咖啡香，雜揉的芬芳偷渡會存在過的回憶，像蒙太奇剪接手法，從她腦壁快速刷刷刷過去。她想按下倒帶鍵，可是遍尋不著人生的遙控器。

大多時候，他們離開醫院後是往捷運方向走去。她喜歡平常下午兩三點搭乘捷運的愜意，車廂空敞開闊，大部分乘客都在低頭滑手機。列車往家的方向奔馳，漸漸高樓大廈換成老舊公寓，巨幅廣告牆被斑駁招牌代替，清翠山巒點點小丘取代光鮮亮麗玻璃帷幕，經過幾穴山洞幾座月台，就會抵達他們的家。他們的世界老是滴滴答答不停，潮濕到似能擰出水來。

捷運站人聲鼎沸，他們被人潮推著走，因為調課，今天回家時間比平常晚了許多。大廳塞滿被榨乾的疲憊上班族，還有穿著各式制服的學生，有的結束一日課程終可返家，有的滿臉倦容打著呵欠待續補習班夢魘，車廂儘管奮力吞吐，仍疏散不出多餘空間。一群高中男生打打鬧鬧經過他們身邊，互相揮舞書包嘻笑打罵，她聽見其中一個孩子扯著嗓門嚷：「你真正有夠白七欸，轉去特教班做麵包啦！」旁邊的人立刻笑成一團。

好像被什麼銳利之物劃了一刀，她痛得想帶兒子盡速逃離此地，可是兒子的腳卻如生根般怎麼拉也拉不動。他看來有些焦躁不安，兩手不停絞動褲子，布面被擰出了亂痕裂跡。想起老師的提醒，她必須分析出他動作背後的涵義，可是身旁快速移動的人流令她千頭萬緒，她失去了思考能力。

是兒子身後推廣日本旅遊的廣告牆讓她重拾鎮定。白雪皚皚好似一張明信片，不管如何，他始終是她心上永遠的戳印。突然不想回家了，決定帶他去透透氣。

嘩嘩嘩嘩嘩，剛進站的列車再度傾倒出大批乘客，大家急著向下個目標前進，沒有人在意此刻動彈不得的他們。他們好像被按了暫停鍵的定格畫面，她只能靜靜守候，等待兒子決定重啓播放鍵的那一刻……

●
她重複三遍「告訴媽媽你想吃什麼」後，兒子才抬起頭看看菜單，巡視過一輪菜單上的圖片後，將食指落在她早就預料到的餐點上。這些年她慢慢學習如何與兒子相處，即使不用言語，她還是可以透過細微動作與平日習慣來揣測他心意，雖然一開始並不容易，可是經過多年來跌跌撞撞的摸索，她已經懂得從經驗法則歸納出許多結論，更加接近他與眾不同的星球。

一步步土法煉鋼建立默契，他們母子的交流並未因為言語匱乏而斷絕，可是欠缺言語的父子呢？她的先生總是報以冷漠：「他連開口叫我一聲爸爸都不會，妳要我跟他說什麼！」或許噤聲也好，起碼不用再口不擇言咆哮對罵，不用再面對歇斯底里惡魔附身後的懊悔。這些年的暴烈生活讓她明白傷害別人不過是把痛苦加大再返諸自身，最終受傷的不只是雙方，還有沉默的旁觀者。

傷口一定會復原的，她只能一再說服自己。哪怕在醫生宣布兒子的無期徒刑後，哪怕他們被迫從「人生勝利組」退出，這個家由是變得千瘡百孔以後，她還是只能不斷說服自己。她終於了解為什麼當時醫生要那樣語重心長告訴他們：「最重要的是，家長一定要面對與接受。」

也許只要把「正常」的定義放寬，他們還是可以正常過日子，但有時候，就是自己偏要跟自己過不去，但，就算過不去，日子還不是得過下去？

於是她懂得不要再那樣用力去思考生命艱難的課題，惟有不再對自己拋擲無效提問，她才能真正享受和兒子相互陪伴取暖的喜樂，就像她喜歡和兒子對坐用餐的安靜時光，只要處理好餐點，就可以暫時放下語言、職能、物理……這些不知終點在哪的治療課程，像突然進入一個時空膠囊，在溫暖結實的包覆中一切歸零、重生，那時她總會覺得生命還能在黑暗皺摺夾縫中發現一點新契機。

●

她牽著兒子款步在灑滿金粉的人行道，地磚放射的熠熠光芒讓她有股躍上時尚伸展台的錯覺。四周盡是參天豪宅大廈，一座座尊貴璀璨牢牢插進盆地，圈圍出一頂耀眼奪目的碩大皇冠，絢麗的摩天輪鑲嵌其上亮如晶鑽，接受眾人仰望。他們母子彷彿在一個平凡無奇的夜晚闖進愛麗絲夢境，正準備進行一場奇幻之旅。

百貨公司頂樓在平日失去了熱烈群眾，所幸還有摩天輪邊緣懸掛的包廂變成一盞盞夜燈，如群星妝點夜幕，當轉軸中的花火依序綻開，輻射狀光束姘紫嫣紅了整個星空。光影輪轉的巨幅傘翳籠罩了露天廣場，許多人在霓虹燈海下拍照。她幫兒子整整衣衫，撥撥被風吹亂的髮，想為他留個紀念。「乖，媽媽幫你拍張照，站在這兒不要動。」她後退幾步，掏出新買的手機，取了個最佳的拍攝角度，讓兒子化身英勇大力士把摩天輪扛在肩上。

她檢視照片露出滿意笑容，一抬頭卻見霓虹光束稍歇，兒子旋即被陰影吞沒。這一幕讓她驚心動魄。沒有霓虹點綴的摩天輪看上去只是座冰冷的鋼筋建築，在夜幕陪襯下，鋼柱從軸心炸開撐出一張天羅地網，好似巨獸在深夜張牙舞爪。一閃一滅，一念之間，竟是天差地別。

她趕緊趨前把兒子從黑暗中拉出來，突然害怕起如果有天她再也無法領他走出黑暗……，她搖搖頭要自己別想別想，這些年她就是想太多，才會逐漸失去與社會的連結。也許是畫地自限，喜歡獨自舔舐傷口；也許是不擅表達，怕拿捏失分寸；也許更多的糾結在於不甘心變成讓人同情的弱者，還得卑微領謝。

是該做些改變的。她牽起兒子的手，用無比堅定的語氣：「來，媽媽帶你去坐摩天輪，我們要飛到最高的地方。」

●

「喀啦」，綁著馬尾的女孩俐落地卡上安全鎖，耳朵的收音器也一併被關上。包廂裡比想像還安靜。她輕輕環抱兒子，像睡前故事時間那樣抱著他。

她突然想講個故事給兒子聽。

「從前從前有個人叫薛西弗斯，他因為犯了錯被懲罰要推一顆大石頭到山

